

波島行

(一) 王章清

筆者奉派留住波多尼各

(Puerto Rico) 半年，承友聲主編馬延齡兄囑爲友聲寫通訊，波島風光與美國本土略異，國人來此長住者不多，良有足道；惟筆者腹中墨水有限，雖吮筆再三，既不「頭頭」，更難「娓娓」，但空地寂寞，得藉友聲園地，與諸前輩學長筆談，亦樂事也。

波島小史

波多尼各是大西洋中加勒比群島 (Caribbean Islands) 最東的一個大島位於北緯十八度及西經六十六度之間，與古巴，海地諸島差不多成一條橫線，離紐約約一千六百哩，島長九十五哩，寬三十五哩，人口兩百多萬。

一四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科命布的伊薩伯拉皇后號 (Queen Isabella) 在駛往新大陸途中，經過波島加水，第一次發現了這個小島，取名 San Juan Bautista (St. John the Baptist)。到西班牙正式殖民波島的時候，改名 Puerto Rico (Rich Port)，而其首都則襲原名爲 San Juan (西班牙音讀作 [三灣])。

西班牙正式殖民波島始於一五〇八年直到一八九八年七月廿五日爲美國佔領 (美西之戰) 爲止，差不多統治了五百年，這五百年之間，波島曾爲英國，荷蘭，法國各攻佔過一次，但時間很短，即使在拿破侖佔領西班牙，西班

牙喪失大部份殖民地的時候，波島仍然是西班牙最忠實的殖民地之一。

一九四七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組織法案 (the Organic Act) 准許波島自選總督，一九五〇年杜魯門簽署准許波島自訂憲法，於是自一九五二年起，由波島人民普選成立議會，公佈憲法，正式宣佈爲美國自治領地。

美國以波島爲大西洋中的海空軍根據地，用以控制中南美洲及巴拿馬運河，其地理位置與戰略價值，與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島非常相似，自羅斯福的新政開始不久，美國每年送來一億，兩億或三億不等，因此近十餘年來波島各方面的建設都很快，一般生活水準也普遍作昇華式的提高了。

通用語言爲西班牙語，受過高等教育者能說英語 (多少帶點拉丁腔)。

原來土著爲紅人，經西班牙

人五百年之屠戮異同化，現已經跡，現在的所謂 Puerto Ricans 包括西班牙人荷蘭人法國人英國人黑人及以上諸人之混血種，另多還有少數中國血統，據說兩百多年以前，西班牙在古巴墨西哥等地招募了一批華工來波島築城堡，修大路，這批人與當地女子通婚，乃留下了若干華胄血液（一說工程完工以後，所有華工都被殺掉，不過在島內小鎮上有些人，確非常像中國人）

西班牙文第一課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九日上午八時，東方航空公司飛往三灣的天鷲號飛機在邁阿密 (Miami) 機場起飛，筆者因為先一天跑到西鑰 (Key West, 美國本土最南之一島，屬佛羅尼打州) 逛了一整天，非常疲倦，飛機臨空以後解除保險帶，準備閉目養神，忽然眼前一亮，原來那位空中小姐在筆者旁邊空位上笑盈盈的坐下來了，也許因為筆者面孔

與眾不同，空中小姐看了筆者一眼，遞過一本雜誌，封面上印着

• Que Pasa En Puerto Rico
筆者猜想大約是西班牙文，謝謝一聲，隨手放下，無甚表情。

「去三灣麼？」是空中小姐銀鈴似地聲音。

「當然！」筆者心想這班飛機只開三灣，還用得着問？

「懂西班牙文麼？」又是一個 Question。

「不懂」，筆者實感疲倦，無心搭訕，隨口漫應。

「那末我教你一句西班牙文：格拉西呀」。空中小姐說着，隨手在雜誌上用鉛筆寫上 Gracia，「格拉西呀，是西班牙語謝謝的意思。」

筆者心想，美國人的生意經真厲害，這位空中小姐一定受過了「勿使旅客寂寞」一課嚴格的訓練，於是筆者還了一聲「格拉西呀」，以表謝意，這樣結束了筆者有生以來的第一課西班牙文。

初遊三灣

廿九日當天下午二時半抵三灣機場，幸好美國公路總局波多尼各區主任工程師柯克君在機場接候，一切手續由柯君代辦，省掉筆者不少麻煩，柯君並已為筆者在都城飯店 (Hotel Capital) 訂好房間，一切安置停當以後，柯君交筆者一張三灣地圖，約明天在其辦公室相見後離去。

檢視地圖原來所謂三灣，有老三灣與新三灣之分，老三灣為西班牙時代的舊城，新三灣則包括老三灣，聖道瑟 (Santurce) 及雷諾，皮亞得斯 (Rio Piedras-Stone River) 川區，由六座橋樑連成。

筆者下午無事，想作老三灣之遊（都城飯店在聖道瑟），乃請教都城飯店的賬房先生（都城飯店為美大陸人所開，職員茶房都能說英語）如何乘搭公共汽車，賬房先生指點着三灣地圖解釋道：

「前面這條馬路直達三灣，人行道旁邊每隔兩三百公尺有一個黃色水泥墩子，上面寫着 Pa-rada 就都是公共汽車停車處，公共汽車前面掛着開往地點的站名，先生可能不知道，不過在這一段朝北開的車子都到三灣，你儘管上車，到終點站下來好了，還有：三灣的公共汽車有三種制度：一種是裝有遮斷機（丟進銀幣一枚，始能進去）一種沒有遮斷機，上車交錢司機，另外一種也沒有遮斷機，下車交錢司機，不論遠近，每次都是五分錢，華盛頓是兩角五分）。」

如賬房先生言，順利到達三灣公共汽車站，三灣車站在老三灣島的中心，東邊一帶為議會，青年會，波大醫學院，海軍營房等，都是哥德式或文藝復興式的建築。北面是古三灣城堡的遺跡，下面就是大西洋，南邊是三灣港碼頭，與隔灣的國際飛機場相對，西面一排三條馬路，是老三灣的商業區，筆者在臺北曾經看

過一部西班牙的電影，對西班牙街道有點印象，老三灣的街道，簡直就是那種印象的重映。馬路很窄，一邊停滿了汽車，一邊僅容一輛汽車開行。人行道更窄，僅容一人撐腰而行，兩邊房屋三五層樓不等。都是一種文藝復興時代西班牙式的建築，但街窗都改成了新式樣窗，隔三五家就是一個酒吧，從玻璃窗可以看到裏面的婆娑舞影，從中間一條馬路朝西走約五七十家就是 Plaza（廣場）再前走就到了 La Fortaleza（總督府）波島人常稱它 Casa Blanca（白屋）

筆者面孔既與眾不同，身背照像機一具，在街上免不了東張西望，一幅生客派頭。同時離開華盛頓的時候已經很冷，初到熱帶，還是毛衣外褂，一口氣跑了兩公里多，弄得滿頭大汗，路人均為之側目。

歸途，在公共汽車上一位先生頭戴墨西哥式 Sombrero（一種寬緣，毛邊草帽）懷抱吉他

，自彈自唱，一曲過後，乘客紛紛投以一分至五分不等，筆者特賞一毛，以示大國丰度。

西班牙飯第一餐

第二天由公路總局工程處的皮君帶訪波多尼各公共工程廳（Departamento De Obras Publicas）各主管該廳公路局結構科長為筆者介紹了一家公寓，當天下午由都城飯店遷入公寓，作久居之計。

房東太太不懂英語，一切由房東小姐的拉丁腔英語對付，並介紹同居房客：一位古巴人，在波大學習，一位來自危地馬拉，一位來自委內瑞拉都是在波島學記賬機（Cash Register）的。一位法國老作酒生意；一位喬治亞州老先生，來看他海軍中的兒子的；還有一位在波島農藥廠服務的巴小姐（這位小姐與筆者有一舞之緣，這是後話）筆者心想在華盛頓過了五天的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政府派遣留學人員初到美國，都被介紹到國際中心過幾天，有專人講解美國情形。生活，跑到波島來，又是一個國際中心。

晚餐，房東小姐請筆者就坐在餐桌右首頂頭的位子上，筆者略露驚異之色，喬治亞老頭子連忙解釋說：「王先生，這是西班牙規距，右首頂頭是首席」原來他也如此經驗過，於是筆者只得道聲「格拉西呀」後從俗就坐。

桌上擺着一種像壘球棒樣的東西，黃褐色，直徑約三吋，長約三呎左右，房東太太用一把有鋸齒的刀切成一吋左右的圓塊，客人均取而食之，筆者取來一塊，味如麵包，但外亮既韌且硬，頗費牙勁。房東小姐告訴筆者，這東西叫「棒」(Pan)——標準西班牙式的麵包。想不到其形似棒，果然名不虛傳。

筆者一面就食，一面留心對面客人動作，以便模仿，第一道是湯，湯盞下托另一個大盞。第二道是生菜（甜菜根片，白菜，蘋

果片）第三道是牛排，加上兩根油炸香蕉，任何菜上來，都必須倒在湯盤下面那個托盤裏就食，筆者嘗了一片油炸香蕉，又膩，又甜，又鹹，其味甚怪，趕快退回原處（以示不吃）房東小姐連忙說：「這叫 Plantano，你不喜歡？」筆者只得回道：「味道很好，這東西臺灣太多了，吃膩了，現

不信人間別有歡

溫宗濂

(一) 前言

南部同學聯誼會第二次雙月聯歡會，筆者適逢其時，得機參加此次盛會，承主席萬琮學長之命，擔任會場紀實，奈筆者正因受訓期間，百事較忙，更以懶惰成性，一暴十寒，致誤繳卷日期，深為抱歉！至今時隔數月，經不起張慶潭同學之一再「催促」，祇得在忙里偷閒的情形下，草草完成，謹借友聲一角之地，

在不想吃」。第四道是一盤白飯，一碗煮豆（湯豆各半）必須把飯倒入托盤裏，再把煮豆倒入飯裏，混而食之，飯極硬，豆味亦異，只得胡亂吃些了事。喬治亞州老頭子偷偷對筆者說：「這種豆子咱們叫做 Cow Bean，人是不吃的」，再後，就是甜品與咖啡。

未完——

用作繳差「覆命」。並向編者學長之費心斧正，表示謝意！

(二) 高雄港之戀

一九五四年暮冬，十二月十二日的傍晚，當夕陽與西山作最後甜蜜一吻的時候；高雄港的夜景，已呈現在一幅絕妙的圖畫裡，隱約的防波堤，與旗山頂的燈塔，正指引着夜航者的航行，星星的漁火，燈艦的戰艦，更是象徵着為自由而戰的真理啓示！怒吼的